

# 南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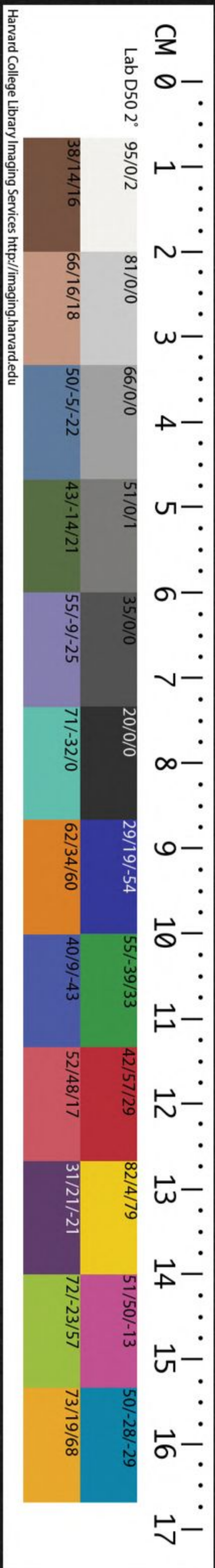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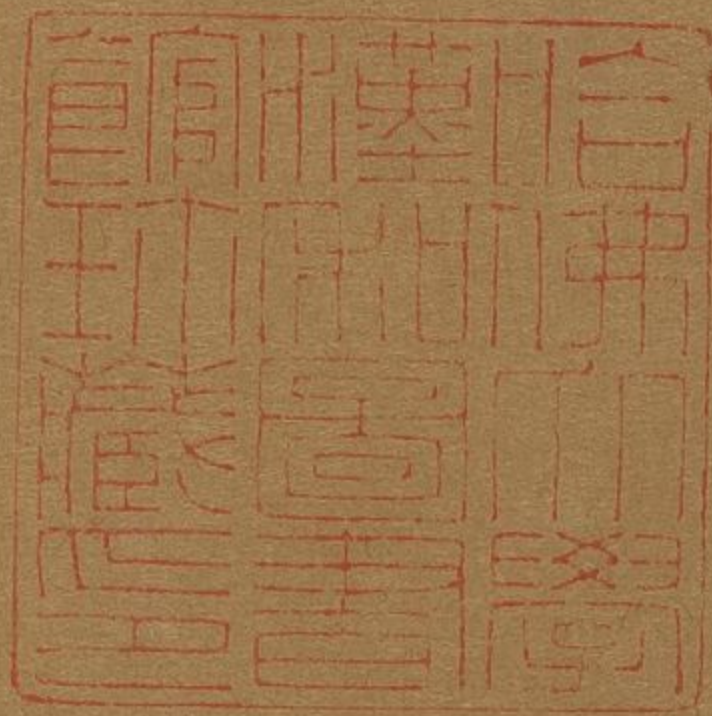
## 卷七之十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168

T 2455/21



南齊書卷七

本紀第七

梁蕭子顯撰

哈爾濱大學漢和  
書館珍藏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東昏侯

東昏侯寶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也本名明賢高宗輔政後改焉建武元年立爲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巳酉高宗崩太子卽位八月丁巳詔雍州將士與虜戰死者復除有差又詔辨括選序訪搜貧屈庚申鎮北將軍晉

安王寶義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中郎將  
建安王寶寅爲郢州刺史冬十月己未詔刪省科律十  
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賜王公以下錢各有差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詔研策秀才考課百  
司辛卯車駕祀南郊詔三品清資官以上應食祿者有  
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竝給見錢癸卯以冠軍將軍  
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二月癸丑以北中郎將邵陵王  
寶攸爲南兖州刺史是月太尉陳顯達敗績於馬圈夏  
四月己巳立皇太子誦大赦賜民爲父後爵一級甲戌  
以寧朔將軍柳惔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五月癸亥以撫

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爲開府儀同三司六月己酉新  
除右衛將軍崔惠景爲護軍將軍癸亥以始興內史范  
雲爲廣州刺史甲子詔原雍州今年三調秋七月丁亥  
京師大水死者衆詔賜死者材器并賑卹八月乙巳蠲  
京邑遇水資財漂蕩者今年調稅又詔爲馬圈戰亡將  
士舉哀丙午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詔曲赦  
京邑中外戒嚴尚書令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遣領軍  
將軍蕭坦之率六軍討之戊午斬遙光傳首己未以征  
北大將軍晉安王寶玄爲南徐兖二州刺史己巳尚書  
令徐孝嗣爲司空右衛將軍劉暄爲領軍將軍閏月丙

子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虜僞東徐州刺史沈陵降以爲北徐州刺史九月丁未以輔國將軍裴叔業爲兗州刺史征虜長史張沖爲豫州刺史壬戌以頻誅大臣人赦天下辛未以太子詹事王瑩爲中領軍冬十月乙未誅尚書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乙巳以始興內史顏翻爲廣州刺史征虜將軍沈陵爲越州刺史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於尋陽乙丑護軍將軍崔慧景加平南將軍督衆軍南討事丙寅以冠軍將軍王鴻爲徐州刺史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爲秦州刺史甲申陳顯達至京師宮城嚴警六軍固守乙酉斬陳顯達傳首丁亥以征虜將軍邵陵王寶攸爲江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壬子以輔國將軍張沖爲南兗州刺史庚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二月癸未以黃門郎蕭寅爲司州刺史丙戌以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征壽春己丑裴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虜三月癸卯以輔國將軍張沖爲司州刺史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率衆軍伐壽春夏四月丁未以新除冠軍將軍張沖爲南兗州刺史崔慧景於廣陵舉兵襲京師壬子右衛將軍左興盛督京邑水步衆軍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

納慧景乙卯遣中領軍王瑩率衆軍屯北籬門壬戌慧  
景至瑩等敗績甲子慧景入京師宮內據城拒守豫州  
刺史蕭懿起義救援癸酉慧景棄衆走斬首詔曲赦京  
邑南徐兖二州乙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蕭懿爲尚書  
令丙子以晉熙王寶嵩爲南徐州刺史五月乙巳以虜  
僞豫州刺史王肅爲豫州刺史戊申以桂陽王寶貞爲  
中護軍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壬子大赦乙丑曲赦京  
邑南徐兖二州戊辰以始安王寶覽爲湘州刺史六月  
庚寅車駕於樂遊苑內會如三元京邑女人放觀戊戌  
以新除冠軍將軍張沖爲郢州刺史守五兵尚書陸慧

曉爲南兖州刺史秋七月甲辰以驃騎司馬張穆爲北  
徐州刺史八月丁酉以新除驃騎司馬陳伯之爲豫州  
刺史甲申夜宮內火冬十月己卯害尚書令蕭懿十一  
月辛丑以寧朔將軍張穆爲南兖州刺史甲寅西中郎  
長史蕭穎胄起義兵於荊州十二月雍州刺史梁王起  
義兵於襄陽戊寅以冠軍長史劉繪爲雍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合朔時加寅漏上八刻事畢宮人  
於闕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闈人行儀帝戎服臨視丁酉  
以驃騎大將軍晉安王寶義爲司徒新除撫軍將軍建  
安王寶寅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甲辰以寧朔將

軍王珍國爲北徐州刺史辛亥車駕祀南郊詔大赦天下百官陳讜言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廂火壬午詔遣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乙酉以威烈將軍胡元進爲廣州刺史三月己亥以驃騎將軍沈徽孚爲廣州刺史甲辰以輔國將軍張欣泰爲雍州刺史丁未南康王寶融卽皇帝位於江陵癸丑遣平西將軍陳伯之西征六月京邑雨水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有差蕭穎胄弟穎孚起兵廬陵戊子曲赦江州安成廬陵二郡秋七月癸巳曲赦荆雍二州甲午雍州刺史張欣泰前南譙大守王靈秀率石頭文武奉建安王寶寅向臺至杜姥宅宮

門閉乃散走己未以征虜長史程茂爲郢州刺史驍騎將軍薛元嗣爲雍州刺史是日元嗣以郢城降義師八月丁卯以輔國將軍申胄監豫州事辛巳光祿大夫張瓌鎮石頭辛未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城九月甲辰以居士爲江州刺史新除冠軍將軍王珍國爲雍州刺史車騎將軍建安王寶寅爲荊州刺史以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馬仙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是日義軍至南州申胄軍二萬人於姑熟奔歸戊申以後軍參軍蕭瓚爲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爲益州刺史輔國長史趙越嘗

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丙辰李居士與義軍戰於新亭敗績冬十月甲戌王珍國與義軍戰於朱雀桁敗績戊寅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屯東宮己卯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於是閉宮城門自守庚辰以驍騎將軍胡虎牙爲徐州刺史左軍將軍徐智勇爲益州刺史游擊將軍牛平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李居士以新亭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義師築長圍守宮城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廢帝時年十九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高宗亦不以爲非但勗以家人之行令太子

求一日再入朝發詔不許使三日一朝嘗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高宗臨崩屬以後事以隆昌爲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性重澀少言不與朝士接唯親信閹人及左右御刀應敕等自江祏始安王遙光誅後漸便騎馬日夜於後堂戲馬與親近閹人倡伎鼓叫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闈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己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會忽遽而罷陳顯達事平漸出遊走所經道路屏逐居民從萬

春門由東宮以東至于郊外數十百里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爲高障置伎人防守謂之屏除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遍京邑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百姓喧走相隨士庶莫辨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人高障之內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夜出晝反火光照天拜愛姬潘氏爲貴妃乘卧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稍戎服急裝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爲雨所沾濕織雜綵珠爲覆

蒙備諸雕巧教黃門五六十人爲騎客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畧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鄣皆裕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郊郭四民皆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婚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輿病弃屍不得殯葬有弃病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爲監司所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後宮遭火之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刻畫雕綵青葢金口帶麝香塗壁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繫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速乃剔取諸寺佛刹殿藻并仙人騎獸以克足之世



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  
純用瑠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  
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虎魄釧一隻直百七十  
萬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下揚南  
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歛取見錢供太樂主衣  
雜費由是所在塘瀆多有隳廢又訂出雉頭鶴髦白鷺  
縑親幸小人因緣爲奸利課一輸十郡縣無敢言者三  
年夏於閶武堂起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跨池水立  
紫閣諸樓觀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種好樹美竹天時  
盛暑未及經日便就萎枯於是徵求民家望樹便取毀

撤牆屋以移致之朝裁暮拔道路相繼花藥雜草亦復  
皆然又於苑中立市太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  
酤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決判帝有  
脅力能擔白虎幢自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衆  
寶逞諸意態所寵羣小黨與三十一人黃門十人初任  
新蔡人徐世檟爲直閣驍騎將軍凡有殺戮皆其用命  
殺徐孝嗣後封爲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  
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檟及事平世  
檟謂人曰五百人軍主能平萬人都督世檟亦知帝昏  
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

儂貨王惡耳法珍等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以二年正月遣禁兵殺之世檟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竝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脣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及義師起江郢二鎮已降帝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義師至近郊乃聚兵爲固守之計召王侯朝貴分置尚書都座及殿省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時拜蔣子文神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揚州牧鍾山王至是又尊爲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堂使所親

巫朱光尚禱祀祈福以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鬪志遣左右直長闞豎王寶孫督戰呼爲王長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閣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旣弊衆軍於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及赴淮死者無數於是閉城自守城內軍事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副實甲猶七萬人帝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稱蔣王出盪素好鬪軍隊初使宮人爲軍後乃用黃門親自臨陳詐被創使人輿將去至是於閱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警帝於殿內騎馬從

鳳莊門入徽明門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  
逐馬左右衛從晝眠夜起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太紅  
袍登景陽樓屋上望弩幾中之衆皆怠怨不爲致力募  
兵出戰出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慮城外有伏兵乃  
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內皆蕩盡城中閣道西掖門內  
相聚爲市販死牛馬肉帝初與羣小計議陳顯達一戰  
便敗崔慧景圍城退走謂義師遠來不過旬日亦應散  
去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糧而已大桁敗後衆情兇懼  
法珍等恐人衆驚走故閉城不復出軍旣而義師長圍  
旣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尤惜金錢不肯

賞賜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  
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帝云擬作殿竟不與又  
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  
雜物倍急於常王珍國張稷懼禍及率兵入殿分軍又  
從西上閣入後宮斷之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是夜帝在  
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卧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  
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闔人禁防黃泰平以刀傷其膝仆  
地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首送梁王宣德太后令曰  
皇室受終祖宗齊聖太祖高皇帝肇基駿命膺籙受圖  
世祖武皇帝係明下武高宗明皇帝重隆景業咸降年

不永宮車早晏皇祚之重允屬儲元而稟質凶愚發於  
稚齒爰自保姆迄至成童忍戾昏頑觸途必著高宗畱  
心正嫡立嫡惟長輔以羣才間以賢戚內外維持冀免  
多難未及暮稔便逞屠戮密戚近親元勲良輔覆族殲  
門旬月相係凡所任杖盡慝窮姦皆營伍屠販容狀險  
醜身秉朝權手斷國命誅戮無辜納其財產睚眦之間  
屠覆比屋身居元首好是賤事危冠短服坐卧以之晨  
出夜反無復已極驅斥氓庶巷無居人老細奔遑寘身  
無所東邁西屏北出南驅負疾輿屍填街塞陌興築繕  
造日夜不窮晨構夕毀朝穿暮塞絡以隨珠方斯已陋

飾以璧璫曾何足道時暑赫曦流金鑠石移竹藝果  
日伊夜根未及植葉已先枯畚鍤紛紜勤倦無已散  
國儲專事浮飾逼奪民財自近及遠兆庶恇恇流竄道  
路府帑既竭肆奪市道工商裨販行號道泣屈此萬乘  
躬事角抵昂首翹肩逞能撞木觀者如堵曾無忤容芳  
樂華林竝立闐闐踞肆鼓刀手銓輕重干戈鼓譟昏曉  
靡息無戎而城豈足云譬至於居喪淫讌之愆三年載  
弄之醜反道違常之豐牝鷄晨鳴之慝於事已細故可  
得而畧也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校辛癸之君豈或能  
匹征東將軍忠武奮發投袂萬里光奉明聖翌成中興

南齊書卷七  
乘勝席卷掃清京邑而羣小靡識嬰城自固緩戮稽誅  
倏彌旬月宜速勦定寧我邦家可潛遣間介密宣此旨  
忠勇齊奮遙加蕩撲放斥昏凶衛送外第未亡人不幸  
驟此百罹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柰何柰何又令依漢海  
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茹法珍梅虫兒王咄之等伏誅  
豐勇之原死

史臣曰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獲之者張武言武張而  
猛服也東昏侯亡德橫流道歸拯亂躬當翦戮實啟太  
平推闡豎之名字亦天意也

贊曰東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則乃弃彝倫玩習兵  
火終用焚身

南齊書卷七終

南齊書卷八

本紀第八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和帝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隨郡王邑二千戶三年為冠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為持節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

殺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奉梁王舉義  
乙卯教纂嚴又教曰吾躬率晉陽翦此凶孽戎事方勤  
宜覃澤惠所領內繫囚見徒罪無輕重殊死已下皆原  
遣先有位署卽復本職將吏轉一階從征身有家口停  
鎮給廩食凡諸雜役見在諸軍帶甲之身克定之後悉  
免爲民其功效賞報別有科條丙辰以雍州刺史梁王  
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左將軍丁巳以蕭穎胄爲  
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戊午梁王上表勸進十二月  
乙亥羣僚勸進竝不許壬辰驍騎將軍夏侯亶自京師  
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

光臨億兆方俟清宮未卽大號可且封宣城南琅邪南  
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南郡竟陵宜都十郡爲宣城  
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置僚屬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  
國竝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詳依舊典法駕奉迎三年  
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蟲兒茹法珍等不在赦例  
右將軍蕭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梁王進號征  
東將軍甲戌以冠軍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甲寅建  
牙于城南二月乙丑以冠軍長史王茂先爲江州刺史  
冠軍將軍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右將軍邵陵王寶攸爲  
荊州刺史己巳羣僚上尊號立宗廟及南北郊甲申梁

王率大衆屯沔口郢州刺史張沖拒守三月丁酉張沖死驃騎將軍薛元嗣等固城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卽永元三年也以相國左長史蕭穎胄爲尚書令晉安王寶義爲司空廬陵王寶源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爲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爲中領軍領軍將軍蕭偉爲雍州刺史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寶卷爲零陽侯詔不許又奏爲涪陵王詔可乙酉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假梁王黃鉞壬子以征虜將軍柳惔爲益寧二州

刺史已未以冠軍將軍莊丘黑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冠軍將軍鄧元起爲廣州刺史夏四月戊辰詔曰荆雍義舉所基實始王迹君子勞心細人盡力宜加酬獎副其乃誠凡東討衆軍及諸嚮義之衆可曾復除五月乙卯車駕幸竹林寺禪房宴羣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拒義軍秋七月東軍主吳子陽十三軍救郢州屯加湖丁酉征虜將軍王茂先擊破之辛亥以茂先爲中護軍丁卯魯山城主孫樂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八月丙子平西將軍陳伯之降乙卯以伯之爲江州刺史子虎牙爲徐州刺史九月乙未詔梁



王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冬十一月乙未以輔國將軍李元履爲豫州刺史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胄卒以黃門郎蕭澹行荊州府州事丁巳蕭瓚魯休烈降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巳巳皇太后令以梁王爲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壬申改封建安王寶寅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太尉領司徒甲戌給大司馬錢二千萬布絹各五千匹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太后臨朝入居內殿大司馬梁王解承制致敬如先巳亥以寧朔將軍蕭曷監南兖州壬寅以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巳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爲守尚書令甲寅詔大司馬梁王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加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綬綬巳未以新除右將軍曹景宗爲郢州刺史二月壬戌湘東王寶暉伏誅戊辰詔進梁公爵爲梁王增封十郡三月乙未皇太后令給梁國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千匹辛丑鄱陽王寶寅奔虜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伏誅甲午命梁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駕六馬

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簋宮懸王子  
王女爵命一如舊儀庚戌以冠軍長史蕭秀爲南徐州  
刺史新除中領軍蔡道恭爲司州刺史車駕東歸至姑  
熟丙辰禪位梁王丁巳廬陵王寶源薨夏四月辛酉禪  
詔至皇太后遜外宮丁卯梁王奉帝爲巴陵王宮于姑  
熟行齊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  
葬恭安陵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隨紂滅郊天改朔理無延世而皇  
符所集重興西楚神器暫來雖有冥數微名大號斯爲  
幸矣

贊曰和帝晚隆掃難清宮達機覩運高頌永終

南齊書卷八終

南齊書卷九

志第一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禮上

禮儀繁博與天地而為量紀國立君人倫攸始三代遺  
文畧在經誥蓋秦餘所亡逸也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  
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  
邕造獨斷應邵蔡質咸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取

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覲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竝未詳也吳則太史令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衆典晉初司空荀覲因魏代前事撰爲晉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竝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咸纘續此製未及成功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輯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係羣儒其前史所詳竝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於是詔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

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祕書省差能書弟子一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文多不載若郊廟庠序之儀冠婚喪紀之節事有變革宜錄時事者備今志其輿輅旗常與往代同異者更立別篇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暹議今年七月宜殷祀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竝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

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祀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  
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禘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  
禘春秋魯僖二年禘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  
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禘與時  
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至於郊配之重事  
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  
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  
禘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禘禹不得爲魏之祖今宜以  
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卽爲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  
契竝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

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  
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  
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  
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  
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邪鄭荅曰  
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  
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  
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  
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  
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

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  
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  
汾陰五時卽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  
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  
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  
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  
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  
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  
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  
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  
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  
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  
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  
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  
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  
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畧魏文帝黃  
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  
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  
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  
始郊也廬植云辛之爲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

爲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  
多考之典據辛日爲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  
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駢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  
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  
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  
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  
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  
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竝無配犧牲之色  
率由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  
文唯以孝經爲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爲文王有配則祭  
無配則止愚謂旣配上帝則以帝爲主今雖無配不應  
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爲天壇則堂非  
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  
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旣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詳廢  
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建元四年世祖卽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  
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巳郊未審  
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  
士議尚書令王儉議案秦爲諸侯雜祀諸時始皇并天  
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祠五帝

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  
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  
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大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  
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卽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  
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  
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  
兆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  
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大寧  
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卽位明年改元卽郊簡文  
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卽位明年改元亦郊  
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  
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  
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  
酒張緒等十七人竝同儉議詔可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  
王儉啓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  
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  
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園丘與郊各  
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廷實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  
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圓丘於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



稱燔柴太壇則園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穀也  
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  
二丘以并二郊卽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旣不  
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  
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  
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  
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爲礙  
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祀南  
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  
朔此卽前准若聖心過恭寧在嚴絜合朔之日散官備  
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  
則列於省前望實爲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  
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  
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  
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  
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  
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畧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  
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  
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

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

秋也去啓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

已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旣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司徒西閣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爲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

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祀五帝於明堂柴山祀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

今祀明堂不應大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白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南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本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爲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塵后土後辛祀明堂御竝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爲法駕袞冕之服諸祀咸用詔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啓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園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竝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爲退息大始薄加脩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啓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爲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

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爲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俯愜羣望詔付外詳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瓦之構雖殊俱非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兼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竝同曇隆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爲誠慤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

旣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宮謂無簡格司部郎李撝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旣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爲棟宇郊祀氈案何爲不轉製檐甍曇隆議不行

建武二年早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休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

南齊書卷九 志 十一  
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  
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  
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  
也衆水所出爲百原必祭先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  
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鞮  
鞞至祝敵爲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  
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  
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  
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  
永和中中丞啓雩制在國之南爲壇祈上帝百辟舞童

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  
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  
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  
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旣是五帝之  
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  
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爲輕理應在  
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旣祭五帝謂壇宜員  
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爲壇高  
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  
禮爲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

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爲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爲者一禮唯有多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荅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過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早祭舞雩蓋是呼嗟之義旣非存懽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竝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王者申攝備辦從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竝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遵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

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爲若用鄭玄  
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  
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至永  
元二年終之又建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  
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  
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  
也祭上帝於南郊曰祭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  
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  
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竝應不毀  
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顓之廟傳  
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  
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  
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  
爲高宗竝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  
皇倫則第爲季義則經爲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  
下竝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  
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  
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終  
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



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  
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  
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  
是周文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  
樂歌若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  
周公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饗郊稷  
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爲宗其後更以  
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  
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  
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

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  
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  
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  
言無的之辭其禮旣盛故祖宗竝配參議以修之爲允  
詔可

太祖爲齊王依舊立五廟卽位立七廟廣陵府君太中  
府君淮陰府君卽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爲  
七廟建元二年太祖親祀太廟六室如儀拜伏竟次至  
昭后室前儀注應倚立上以爲疑欲使廟僚行事又欲  
以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執爵以問彭城丞劉瓛瓛

對謂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竊以爲薄廟僚卽是代上執爵饋奠耳祝令位卑恐諸王無容代之舊廟儀諸王得兼三公親事謂此爲便從之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太祖崩毀廣陵府君鬱林卽位追尊文帝又毀太中主止淮陰府君明帝立復舊及崩祔廟與世祖爲兄弟不爲世數

史臣曰先儒說宗廟之義據高祖已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周以后穆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數如之漢立宗廟違經背古匡衡貢禹蔡邕之徒空有遷毀之議亘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吳蜀享祭失禮已多晉用王肅之談以文景爲共世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其此意非以兄弟爲後當以立主之義可相容於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爲世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江左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爲世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義反會鄭非謂從王自此以來因仍舊制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由下祭殤嫡無關廟數同之祖曾義未可了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

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  
豈或濫享且閔宮之德周七非數楊元之祀晉八無傷  
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  
若謂太祖未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  
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  
曰權典旣行喪禮斯奪事與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  
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卽吉唯宴樂爲譏春秋之義嗣君  
踰年卽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卽位卿出竝  
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卽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

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  
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  
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禮蒐  
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  
記及孔子家語竝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旣葬  
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  
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旣卽  
位改服脩宮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  
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  
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

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王者特以喪禮奉新  
亡者至於寢不同於古蒸嘗禘於廟者卒器成事羣廟  
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卽吉也三年喪畢吉禘  
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  
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  
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  
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  
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  
旣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裝衮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  
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  
之論士祭竝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  
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  
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  
然又宜卽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  
朝會萬國雖金石較響而篋簾克庭情深於恒哀而跡  
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故所先寧  
容言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  
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  
舊親奉從之

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帝麩起餅鴨臠孝

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菹羹昭皇后  
若糲炙魚皆所嗜也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嘗  
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  
四時還清溪宮舊宅處內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  
章用家人禮

史臣曰漢氏之廟徧在郡國求祀已瀆緣情又踈重檐  
闕寢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議謂之遷毀光武入纂南頓  
君已上四世別祠春陵建武三年幸春陵園廟是也張  
衡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章陵  
輒祀舊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廟皆在鄴都魏文黃初二

年洛廟未成親祀武帝於建始殿申家人禮世祖發漢  
明之夢肇祀故宮孝享旣申義合前典亦一時之盛也  
永明六年大常丞何諲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  
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上旣  
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云稿  
魚曰商祭鮮曰脰祭鄭注商量脰直也尋商旨裁截脰  
義在全賀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刪約槁皆全  
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國子助教  
桑惠度議記稱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  
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旣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

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所法謹之議不行  
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  
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  
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廷祠部郎何諲之議功臣配  
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諡及名  
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  
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廷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  
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爲得其衷有司攝  
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尚書召板相似  
事見儀注

十一年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  
太子祔太廟既無先准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太子  
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太常主廟位太  
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陰室之祭太  
宜親自進奠詔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  
何休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爲上衣冕次之五車  
玉輅爲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褱衣爲上褱翟次之首  
飾有三副爲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爲上厭翟次之上公  
有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褱衣是以祭統云夫

人副禘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禘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爲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禘旣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爲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榮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竝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竝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從之

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卽位竝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

始卽政朝於廟也則隆周合典煥炳經記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竝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關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卽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爲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爲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竝皆謁廟旣同有蒸嘗何爲獨脩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以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况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祀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旣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祀無疑不曹檢未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旣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



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牲社祭  
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  
答猶對也北墉社內北牆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  
向以答之答之爲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  
齋宮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竝東向  
而齋宮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爲  
稷社甚乖禮意及未知失在何時原此理當未久竊以  
皇齊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  
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竝宜北

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  
宜依先東向齊宮立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爲上諸執事  
面向立南爲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爲  
太稷耳豈得謂爲稷社邪臘祀太社曰近案奏事御改  
定儀注儀曹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  
答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  
陰氣在北則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  
瓚階東西向故知壇墀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  
羣神小祠類皆限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  
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靜使社稷別營稱自漢以

來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鄙上頽基商丘餘樹  
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爲非庾  
蔚之昔已有此議後徐爰周景遠竝不同仍舊不改修  
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爲言  
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  
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  
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  
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  
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  
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

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  
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瓚階東  
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別位非接對之時也案記云社所  
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不用命戮  
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于社杜  
預云責羣陰也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  
耳餘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  
見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  
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  
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非古制

後移宮南自當加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  
舊事余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  
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  
社稷三座竝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秦社及稷竝東  
向邪治禮又難修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議治  
禮無的然顯據修之議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修之奏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  
天黃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  
天圓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  
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

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  
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  
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卽南北郊矣今  
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  
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并  
園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  
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  
懼虧盛則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  
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不若在陰祀  
則與黝乖矣修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

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參議爲允從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休之議曰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員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

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修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及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

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卽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

秋分夕月竝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於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邪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弃員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復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

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卽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袞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旣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卽今朝之服次袞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侈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寔爲侵官伏追慙震從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卽日與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竝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爲亥日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甲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

尋鄭玄以亥爲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休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其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其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巳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祀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殿中郎顧暉之議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藉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鈞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徵於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閔種且亥旣水辰合育爲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君

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據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王公已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敕者諸州別駕治中等見居官及罷散者子孫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爲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

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大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卽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儻六



南齊書卷九  
三十一  
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  
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  
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卽位尚書符  
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  
國君民者必教學爲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  
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  
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  
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淳神繼承鴻業今制書旣下而廢  
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

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輒廢其間有  
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又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  
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  
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  
禮焉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  
奠於學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爵  
而醕以教諸侯悌也於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  
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據臣所見  
今之國學卽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旣多猥雜  
惠帝時欲辯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

五以上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繫廢興於太子者此永明之鉅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厝而猶道謝三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學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爲主四加玄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

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於儲皇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海莫鬼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宮

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旣冠之後尅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旣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僕射王奐等十四人議竝同并撰立贊冠醮酒二辭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賓肇加元服棄余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旣清嘉薦旣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形永屆眉壽於穆斯寧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費勅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服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

降嬪則止遺舅姑也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汗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王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醴以酒故醴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醕二三之義詳記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禮而猶用醕辭寔爲乖衷尋婚禮實筐以四爵加以合鬯旣崇尚質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醕用鬯

先儒以禮成好合專終於三然後用鬯合儀注先醕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標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鬯以鑲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卽用舊文於事爲允婚亦依古以鬯酌終醕之酒竝除金銀連鑲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克熒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斲雕可

期移俗有漸參議竝同奏可

晉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近代諱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曰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宜爲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旣迨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北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天執不同卽爲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

門爲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竝東宮承華門亦改爲宣

華云

漢末蔡邕立漢朝會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爲歲首漢初習以大饗會後用夏正饗會猶未廢十月旦會也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鍾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張衡賦云皇輿夙駕登天光於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後魏文脩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爲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晉

武帝初更定朝會儀夜漏未盡十刻庭燎起火羣臣集  
傅玄朝會賦云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此則因  
魏儀與庭燎竝設也漏未盡七刻羣臣入白賀未盡五  
刻就本位至漏盡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賀如漢儀禮畢  
罷入羣臣坐謂之辰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  
大饗作樂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  
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  
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宋世至  
十刻乃受賀其餘升降拜伏之儀及置立后妃王公已  
下祠祀夕牲拜授弔祭皆有儀注文多不載

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漢禮儀志云季春月上巳  
官民皆絜濯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爲大絜  
不見東流爲何水也晉中朝云卿已下至於庶民皆禊  
洛水之側事見諸禊賦及夏仲御傳也趙王倫篡位三  
日會天淵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淵池賦詩陸機云天  
淵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  
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今相承爲百戲  
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

史臣曰案禊與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  
出姑洗絜之也已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

清明之節將脩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應劭云禊者  
絜也言自絜濯也或云漢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  
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頻生皆死時俗以爲大忌  
民人每至其日皆適東流水祈禱自絜濯浮酌清流後  
遂爲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馮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  
亥玄石承輪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卽曲水之象也今據  
禊爲曲水事應在永壽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  
之後祈農之說於事爲當

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  
之禮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  
往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爲宋公在彭城  
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准

南齊書卷九終

南齊書卷十

志第二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禮下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啓諸奠九飯之儀不左僕射王儉議奠如大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甯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為祖而不得無祭從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



主在廟今遷祔葬廟有虞以安神神既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祭鄭注改葬云從廟之廟禮宜同從墓之墓事何容異前代謂應無虞左僕射王儉議范甯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爲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葬卽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旣窆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氏脩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從之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宮臣疑所服左僕射王儉議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昔庾翼妻喪王允勝必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邪宜依禮爲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竝合屬假朝脯臨哭悉繫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於居官之所屬寧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遣牋表不得奔赴從之

太子妃斬草乘黃議建銘旌僕射王儉議禮旣塗棺祝取銘置于賓東大斂畢便應建于西階之東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旒有司又議斬草日建旒與不若建旒應幾旒及畫龍升降云何又用幾翼僕射王儉議旒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

儲君 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旒大明舊事是不經詳議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不得効尤從失吉部伍自有桁輅凶部別有銘旌若復立旒復置何處翼自用八從之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宮中有石誌參議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儲妃之重禮殊恒列既有哀策調不須石誌從之

有司奏穆妃卒哭後靈還在道遇朔望當須設祭不王儉議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國不行權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設祭帝室既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靈筵雖未升廟堂而舫中卽成行廟猶如桓玄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竝有移廟之禮豈復謂靈筵在途便設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俟祭宋懿后時舊事不及此益可知時議從之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若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至於祥月不爲有疑不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

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爲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云含閏以正朞允協情理今杖朞之喪雖以十月而小祥至於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朞事旣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令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附准例益復爲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宜共精祥并通關八座丞郎研盡同異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詳縞備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從朞可知旣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以祥之當閏月數相縣積分餘閏曆象所弘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苞含故致盈積稱理從制有何不可儉又荅淵難曰含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朞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苞之朞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舉經記之旨其在茲

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詳之去縞事成二月是  
爲十一月以象前碁二朔以放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  
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  
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碁則沒閏初  
不復區別杖碁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  
後禫有閏別數之明杖碁之祥不得方於綬縞之末卽  
恩如彼就例如此淵又據舊義難儉十餘問儉隨事解  
釋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  
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爲數  
屈追慕之心以遠爲邇日旣餘分月非正朔舍而全制  
於情唯允僕射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今司徒淵始  
雖疑難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得議  
爲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內  
外詔可

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逵問左僕射王  
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  
薨聞喜公八月癸亥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  
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  
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廬聖相間玄素雜糅未審當  
有此疑不儉曰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

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  
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  
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  
有爲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  
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  
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經求服以窮生吉蠲長絕於宗廟  
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  
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旣乖卽心  
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  
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  
隨在家之人再朞而毀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  
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寔緣在遠爲  
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  
亦不待嫡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  
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  
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  
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  
同異然後奏御司徒褚淵等二十人竝同儉議爲允請  
以爲永制詔可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制君母

服儉又議禮庶人爲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之大夫妻爲夫人服總衰七月以此輕微踈遠故不得盡禮今皇孫自是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敢爲夫人之敬當單衣白恰素帶哭于中門外每臨輒入與宮官同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案喪服經爲君之父長子同齊衰朞今至尊旣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朞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旣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朞服臨汝曲江旣非正嫡不得禰先儲二公國臣竝不得服詔依所議又奏案喪服經雖有妾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准不復追行詔曰旣久廢停便

又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朞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朞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應竝通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世朞喪降在大功者婚禮廢樂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詔依議

又奏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設祭尋比世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爲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  
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遇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郎何佟之議昔舜受終文祖義非胤堯及放助祖落遇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于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時江克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從之

建武二年正月有司以世祖文皇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羣臣泄哀之儀應定准下二學八座丞郎博士陶韶以爲名立義生自古之制文帝正號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極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太常丞李撝議曰尋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制故苴杖不說至於鑽燧既同天地亦變容得無感乎且晉景獻皇后崩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違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禮矣雖臣子一例而禮隨時異至尊龍飛中興事非嗣武理無深衣之變但王者體國亦應弔服出正殿舉哀百寮致慟一如常儀給事中領國

子助教謝墨濟議夫喪禮一制限節兩分虞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禮斯蓋至愛可申極痛宜屈耳文皇帝雖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寔緣于性今言臣則無實論已則事虛聖上馭寓更奉天眷祗禮七廟非從三后周忌祥禫無所依設太學博士崔愜同陶韶議太常沈淡同李撝議國子博士劉警等同謝墨濟議祠部郎何休之議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方今聖曆御宇垂訓無窮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竊謂世祖祥忌至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引進遠之慕尚書令王晏等十九人同終之議詔可海陵王薨百官會哀時纂嚴朝議疑戎服臨會祀部郎何休之議羔裘玄冠不以弔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於時百官入臨皆於宮門變戎服著衣帙入臨畢出外還襲戎衣從之贊曰姬制孔作訓監百王三千有數四維是張損益彝典廢舉憲章戎祀軍國社廟郊庠冠婚朝會服紀凶喪存爲盛德戒在先亡





